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告别马焦拉

[俄罗斯] 瓦·拉斯普京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告别马焦拉

[俄罗斯] 瓦·拉斯普京 著



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马焦拉/(俄罗斯)拉斯普京著;董立武等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9.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62-3

I. 告… II. ①拉…②董…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087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3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9.20 元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前 言

瓦连京·拉斯普京(1937—)六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从一九六七年起陆续发表了《给玛丽娅借钱》(1967)、《最后的期限》(1970)、《活着,可要记住》(1974,获1977年苏联国家奖金)和《告别马焦拉》(1976)四部中篇小说,引起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一九八五年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火灾》(获1986年苏联国家奖金),从而确立了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被翻译出版,搬上舞台银幕和列入文学史,在国际上也声誉鹊起。无怪俄罗斯著名作家扎雷金说:“瓦连京·拉斯普京几乎没有起跑,一下子就作为一个真正的语言艺术大师进入了我们的文学”,不谈他的创作,“已不能真正地议论今天俄罗斯的以及全苏联的散文了……”^①

拉斯普京出身于农村,西伯利亚的农村生活,是他创作的主要源泉。但是,拉斯普京不仅限于描写农村日常生活,他首先是个进行精神和道德探索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中篇小说,都是通过所描绘的农村生活,提出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思考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永恒的命题。作者的注意力不在所描绘的事件,而在探索这些事件中的精神和道德内涵。作家本人也说:“从道德方面研究人的个性好像才能说明我的创作

^① 扎雷金《瓦连京·拉斯普京》,见《文学的关注》一书,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9年。

和我的农村散文同行的创作特点。”^①

拉斯普京创作上的这种道德探索的倾向，在他的《活着，可要记住》、《告别马焦拉》这两部作品中，得到了更加集中和深刻的体现。如果说作者在《给玛丽娅借钱》和《最后的期限》中揭露的是当今社会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现实，而在其后的这两部作品中突出的却是诸如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以及现代化建设与人们故土感情的冲突、社会发展与道德传统继承等这样一些更具哲理性和更具迫切性的问题。

《活着，可要记住》通过卫国战争中一名逃兵安德烈及其妻子纳斯焦娜的悲剧着力刻画主人公精神道德上的缺陷、蜕变和感受，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安德烈本来是个不错的农村小伙子。在前线他参加过坦克冲锋、滑雪夜袭、“抓舌头”，也有过献身的准备。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个人与战争、生与死的关系问题，他所做的仅仅是因为人皆如此，是因为客观上不允许有偷生的念头。而一离开战场，当他伤愈后走出医院时，苟且偷生的念头就一发而不可抑制，认为他该受的那一份苦已经受完。什么自觉的公民义务意识，什么与人民、祖国共命运的觉悟，一旦单独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他就失去了驾驭自己的能力，全部身心只求跟亲人团聚。

乡情、亲情、友情、爱情，皆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只是由于摆错了它与爱国之情的位置，才使这些本来美好的感情走向了反面。从热爱土地变为敌视土地，从依恋亲人变为毁坏亲人。怨恨和嫉恨使他的心理扭曲，想到那些坦然生活，不必提心吊胆的人他就气恼，见到磨房就想把它烧掉，见到牛犊就要把它杀死。安德烈在精神上堕落了，过着虽生犹死的生活，学狼嚎成了

^① 拉斯普京《人的净化》，苏联《星期》周刊，1977年第36期。

他这种生活的标志。他是为了见纳斯焦娜而回来的，可他的归来却把纳斯焦娜推上了绝境，使她陷于无穷的精神痛苦之中，渴望已久的幸福也变成了摆脱不掉的沉重包袱。她无颜直面人生，最终只能投入安加拉河以求解脱。作者就是这样，从事件的内因与外因、一般性与偶然性，事物的矛盾转化等诸多方面冷峻而雄辩地向读者揭示着生活的真理。拉斯普京创作中的哲理性在《告别马焦拉》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俄语中，“马焦拉”是“母亲”的意思，“告别马焦拉”其实可以理解为“惜别故土”。单是这一书名，就蕴含着世代为农的劳动人们对土地的多少深情！在叙述马焦拉村因安加拉河下游要建水电站大坝而将淹没的故事中，作者通过年近八旬的达丽娅对生活的思索来阐述社会发展中进步与传统、新与旧的冲突是很有典型意义的。马焦拉在年轻人眼里毫不足惜，甚至早就希望把它扒掉。然而，对达丽娅来说，马焦拉是祖祖辈辈生活劳动的地方，每一条犁沟都洒满了劳动的汗水，这里埋葬着他们的祖先，保留着他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是她的祖根所在。马焦拉犹如母亲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村民，如今母亲濒临死亡，子女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她思忖着现代化建设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啦？当然，作者提出的并非只是一个马焦拉的问题，而是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当代人如何对待社会进步和道德继承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正如著名作家阿达莫维奇所说：“《告别马焦拉》——这是我们全民跟农民的大西洲的告别，它不仅在我们这里而且正逐渐在全世界消失，消失在科技革命世纪的浪潮中……”^①

达丽娅由马焦拉的命运想到，许多老朽的东西，在它们为人类服务了一世已经用不着了的时候，是不是就该一把火烧了，放

^① 阿达莫维奇《关于战争与和平》，苏联《新世界》杂志，1980年第6期。

水淹掉就了事呢？她还想到，人生一世也不过是这种新旧交替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面对世世代代的前人你能够泰然地认为，生命只是从自己开始，到自己就终止吗？她认为，旧事物是要死亡的，但“死亡总是在生者的心田里播下最有益的丰收的种子，腐朽和神秘之种能结出生命和理解之果”。作者在现实地提出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与继承传统、保留精神价值的关系问题的同时，向人们提示着一个重要的哲理：新取代旧是必然的规律，但新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旧的也不是毫无价值地逝去，新的要在继承旧的传统基础上才得以生存、发展。这种哲理性构成了他作品的精髓和灵魂，诚如他本人所说：作家有“自己的生活哲学，它不服从于任何常用的教条，有饱经忧患和沧桑而得到的一种主要的真理，缺此就无所谓作家。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像它那样帮助你清楚地想象我们当今的时代在总的时代之中的地位和本质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大量积累起来的偶然事件中寻找出它们的基本倾向。”^①

拉斯普京的几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妇女形象。曾经有人就此问过作者，他回答说：“我经常被一些普通的妇女形象所吸引。她们特别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特别善良，也特别能体谅别人。”^②

用妇女形象来表达作者的道德理想，这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拉斯普京笔下的妇女形象既继承了过去妇女形象的传统特征，又赋予了独特的时代特征，从而丰富了文学史上妇女形象的画廊。在今天对苏联时期文学的评论中，但凡论及妇女形象，总要提及安娜、达丽娅、纳斯焦娜，而她们那种热爱故乡、热爱土

① 邦达连科《理解现实》，苏联《十月》杂志，1980年第5期。

② 拉斯普京《努力做到独具一格》，苏联《文学问题》杂志，1976年第9期。

地、勤劳善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性格特征也逐渐成了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农村题材作品中许多女主人公共有的特征。

《最后的期限》中的安娜是拉斯普京成功刻画的第一个俄罗斯劳动妇女的形象，在她身上集中了俄罗斯妇女的许多美好品质。她一生勤劳，含辛茹苦，耗尽了自己，养大了子女，但她毫无怨言，更不求子女回报，即使是临终诀别时，她想到的还是要及时死去，免得过多耽搁子女们的时间。

《告别马焦拉》中的达丽娅和安娜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作者也说：“我明白，这样会在人物性格、语言以及生活哲学上出现雷同之虞，但我还是这样做了，因为达丽娅这样一个人物性格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最后的期限》中的安娜在那种情况下来不及对我们这代人说完她想说的。”^①如果说作者在安娜的形象中主要表现了热爱农村生活和对死的思索，那么在达丽娅身上则进一步突出刻画了她与故土的生死之情和对生活哲理的探索。

达丽娅是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在农村度过了一辈子，马焦拉村要被淹没，在她思想深处激起了剧烈的感情波澜。她对为搬迁而兴建的新镇住宅和现代化城市的设施毫无兴趣和好感。她依恋着马焦拉这片热土，为它将被淹没而痛惜；她珍惜在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为子孙们已不习惯这种劳动而感到痛心；她缅怀长眠在这片土地下的祖先；她珍惜出生于此并生活了一辈子的古屋，为它将要被焚烧而郑重地祭别。她把这片土地看作是世代相承的基业，因此每一代人都有维护它的神圣职责。即使因为建设的需要把它淹没，那也要记住它的养育之恩，记住曾经在这里生息的祖先。达丽娅就像马焦拉岛上的树王，深深扎根于这

^① 拉斯普京《往事重视》，《苏联文化报》，1977.12.23。

片故土,对它寄托着无限的深情。她企图寻找出一种真理来解决时刻萦绕在她心头的新与旧的矛盾。她意识到,死亡并不等于一切就此消失。因而悟到没有记忆就没有生活,只顾向前跑而不朝后看,那是不能成为生活的主人的。老安娜弥留之际来不及对子女说的话,想必就是由达丽娅在《告别马焦拉》中提出的记忆问题,在对人生的思考上达丽娅既是安娜的继续,又有她自己独特之处。

拉斯普京选择一个在农村土生土长的老妇作为作品的主人公,用以象征“农村母亲”、“土地母亲”,通过她们来表达对农村、土地的赤子之爱,这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现实的要求。一定的文学形象总是一定时代生活的反映。苏联社会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们精神、道德、伦理、审美以及如何对待农村、对待过去等观念上的变化。正是针对这种变化,拉斯普京通过安娜、达丽娅这样的老人形象来提醒人们,要珍惜世代积累起来的传统的精神财富,不要随急速的时代节奏而把它遗忘抛弃。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人类仅仅因为有着老人才能在道德上进步。老人善良、睿智,把他们所经受过的传给下一代。没有这一点,人类就不会前进。”拉斯普京笔下的老人虽已年逾古稀,甚至行将就木,可又非常富有时代感。她们让今天的人们去思考,今后应当怎样生活?后辈们应当怎样生活?

《活着,可要记住》里的女主人公纳斯焦娜的形象与安娜、达丽娅也有相似的地方。勤劳、善良、温顺,她也像安娜、达丽娅一样,国难当头时,把亲人送上前线,自己承担了后方艰巨的劳动任务。她热爱生活,热爱亲人,期待着幸福。她也热爱乡亲,热爱农业劳动,具有许许多多劳动妇女共有的高尚品格。作者把这样一个妇女置于战争的危难之中,而且使她处于一个被迫庇护逃兵丈夫的情境中来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作者首先强调了

纳斯焦娜的自我奉献精神，因此，安德烈一回来，她就立刻意识到了他犯的是什么样的过错。但纳斯焦娜首先想到的是丈夫的处境，怕他经受不了这种过错。她觉得安德烈的罪责中也有自己的责任，丈夫是为了她才走上这条路的。她怪自己没有好好提醒他，因此甘愿与他一起分担不幸。纳斯焦娜虽甘愿把这碗苦酒喝到底，但她内心却接受不了与丈夫在一起苟且偷生的生活。与丈夫的相会从一开始就没有使她感到欢乐，继而更觉得空虚、懊丧、惶恐、自疚，甚至怨恨。可是为了分担丈夫的痛苦，她默默忍受着学着撒谎骗人，她不敢回到人群中去，更无颜分享普天同庆的胜利。她受不了这种双重人格的生活，渴望回到人们中间，但又拗不过安德烈的自私和一意孤行。她终于怀着羞愧难当的心情，放弃了多年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决定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摆脱那如同无法使安加拉河此岸和彼岸合拢在一起一样的矛盾。纳斯焦娜的悲剧形象深刻地向人们揭示了生活在人民之中而背离人民会导致多么可悲的结局，告诫人们，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首先应尽公民的责任。

拉斯普京的作品以深邃的哲理思考和隽永深沉的风格见长。他所描写的都是日常的农村生活，主人公也是极普通的农民或老人，然而却善于从平凡和一般中发掘深奥的内涵。他的作品几乎处处都可听到一种“活着，可要记住”的声音：活着要记住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心帮助，互相信任依赖；活着要记住热爱农村，热爱土地；活着要记住承担公民的义务，与祖国、与人民共命运；活着要记住前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和可贵的精神遗产。这声音犹如一股潜在的热流，涓涓注入人们的心田，激励人们追根溯源地去探寻生活的流向。这也正是拉斯普京作品的魅力所在。

拉斯普京的几部小说在情境设置上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

是“最后的期限”。它使主人公始终处于紧迫的焦虑的状态，造成一种悲剧性的沉重氛围，使读者深深地关切主人公的命运和事态的发展。而且这种悲剧性的情境，往往又是用非常简洁而又含蓄的结尾来完成。《最后的期限》中安娜的子女们等不到与她诀别，一个个都走了，当天“夜里老太婆就死了”，这句话俄语中只有三个词，但却有极强的讽刺力量。《活着，可要记住》的结尾是，女人们开了个追悼会，“哭了一阵，都很可怜纳斯焦娜”，含蓄地表达了人们对纳斯焦娜的态度。《告别马焦拉》的结尾则是大雾笼罩、汽艇迷航，留在岛上的人们依稀听到“岛主”的告别声。这样一些结尾留给人们无穷的回味。

拉斯普京作品的含蓄深沉还表现在他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刻画上。作者极力避免人物描写的脸谱化，他说过：“我不善于把这个人写成白脸，把那个人写成黑脸，我认为，不可能只有正面人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们写成活生生的人。”^①安德烈没有坚持履行公民义务而沦为逃兵，是个反面形象，但他在成为祖国和人民的罪人之前也曾是个不错的农村小伙子。达丽娅老太太那种对故土的依恋、对传统的珍重堪称美德，可是她过多地想到过去，较少朝向未来。他们身上的优点常常同时孕育着弱点，正面和反面的品质常常是相辅相成的。拉斯普京笔下的人物形象还常常具有象征意义。安娜是子女们的母亲，又象征着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子女的农村——母亲，子女们对母亲的态度也可看成是离开了农村的子女对故土——母亲的态度。《告别马焦拉》中将被淹没的马焦拉本身就是一个故乡母土的象征，是现代化建设中将要被水淹没的农村大西洲的象征，对

^① 拉斯普京在莫斯科大学创作讨论会上的发言，《莫斯科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

待马焦拉的态度成为对待古老传统和时代要求的道德标志。富有生命力的树王, 预知一切的岛主也都是富有寓意的形象。

拉斯普京十分重视和擅长心理描写。在他的作品中心理描写占有很大比重。或是主人公大段的内心独白, 或是作者对主人公内心世界淋漓尽致的抒发, 或是笔墨酣畅的抒情插话, 以多种手段充分展示了主人公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和对事物的深刻理解。《活着, 可要记住》中, 通过对纳斯焦娜在战争胜利之日心理活动的刻画, 把一位纯洁善良的妇女既不甘在人们中间落为异己又怜悯丈夫那复杂矛盾的心情展现得活灵活现。《告别马焦拉》里达丽娅对生与死、人生价值的内心思考, 更充分显示了这位在马焦拉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道德的执著追求。这些心理描写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常使读者追随作者的笔触去品味和思索。

拉斯普京是当代俄罗斯的优秀作家, 前苏联“农村散文”的重要代表。他的创作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深邃的哲理思想, 精湛的艺术功力。关于这位作家及其创作, 著名评论家西多罗夫的话也许并不过分: “巨大的希望与拉斯普京的创作联系在一起。……他不是‘就事论事的作家’, 不是‘农村作家’, 不是日常生活作家。在他的中篇小说里可以感到艺术创作的潜台词, 艺术思想的多层含义。熟悉生活, 专注于人民性格和拓展社会哲学视野, 将会为我们的文学造就一位大作家。”^①

石国雄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① 西多罗夫《走向综合的道路》, 苏联《文学问题》杂志, 1975年第6期。

目 次

活着,可要记住	1
告别马焦拉	233

活着，可要记住

董立武 译

ВАЛЕНТИН РАСПУТИН
ЖИВИ И ПОМНИ

В. РАСПУТИ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90.

一九四五年——战争最后一年年初，正值隆冬，但这一带还不算太冷。可是，和往年一样，到了洗礼节前后，严寒仍然超过零下四十度。一周后，树上的霜挂脱落了，树林被冻僵，地面上的积雪也冷得哆嗦，碎裂，吱吱作响。清晨，空气硬得噎人，很难呼吸。过了些天，天气转暖，后又变冷，接着又一次回暖，但是到了早晨，开阔的旷野上还是一层坚冰。

古西科夫家的浴室，紧靠安加拉河岸，盖在一块低洼的菜地里，就在这寒冷的节气里，那里丢了东西。米赫伊奇·古西科夫一把做工精细的老式木工斧子不见了。在古西科夫家，每当要把什么东西藏起来，不愿让外人看见时，总是往炉灶旁边那块活动地板下面一推。古西科夫老汉记得很清楚，昨晚他剥完烟叶，就把斧子塞到那儿去了。第二天——斧子没啦！到处搜遍，也没有。不过，在浴室里横竖翻了一遍之后，米赫伊奇发现，斧子还不是他惟一的损失。那个毫不客气，在这里以主人自居的人，还从架子上拿走了自种的烟叶，足有一半；摆在脱衣间的一副旧的猎用滑雪板，也被他看中，摸走啦。这时老汉明白了，这个贼来自远处，因为村里人是不会拿这种滑雪板的。他是再也见不到那把斧子了。

晚上下工后，纳斯焦娜才知道丢了东西。米赫伊奇一直在唠叨：现在在打仗，到哪儿去弄到这样的斧子？什么样的也弄不到！可我这把呀，漂亮得像个玩具，锃亮、轻巧、顺手。公公没完没了，骂骂咧咧地唠叨，纳斯焦娜都听累了，心想：这几年家里折